

医史文献

行医起废,传道解惑

——清代赴日医家周南及其域外诊治实录

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 刘 晖 楨

古代日本人民在创造自己文化的同时,也向别国学习。先进的中国医学最初经由朝鲜,以后直接传到日本,并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揉合进该民族的特点,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日本化中医学——汉方医学。此后随着两国交往的持续发展,中国新的医学思想、医药技能与医学书籍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。并有不少医家亲往彼邦,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。本文介绍的周南,就是一位为中日医学交流作出贡献的清代医家。

一、身世及师承关系

周南,字岐来,别号慎斋,江南苏州府崇明县(今属上海市)人。据他的日本弟子城门章阳秋为周南在长崎看病的实地记录《其慎集》所作的序中,称其系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后裔。而周氏在此书的引言后,除署作“乙巳秋仲古瀛慎斋周南岐来氏题于崎阳邸舍”外,尚用了一方“濂溪后人”的阴文闲章,证明此说源于周南本人。乾隆二十五年刊刻的《崇明县志》卷十六“人物志”二“方技”载:“周南,字岐来,邑庠生。以母病侍药,遂治岐黄,精其术,时获其效,诸当路赠额盈堂。”城门章则说他“家世易学,参究阴阳,玩占爻象,弱冠步黄。其才卓萃,就张星豫宿学轩岐术,不求仕进而业医。”可知他是由儒而入于医者。城门章又谓:“张星长洲县人,豫宿其字。今世所行《医通》者,其从父石顽先生之编也。”(见《其慎集》“城门章序”)此张星名不见载籍,未知为石顽之子。然慎斋与其受业弟子论及师门渊源,自是可信。

二、去日始末

德川幕府(1603~1867年)初期,对于清朝的贸易额和进港船数不加限制,而清朝也废除了明朝的海禁,准许自由航行,因而商船往来频繁。在德川吉宗任将军(1716~1745年)时,特别重视医学和骑射技艺,经常委托去长崎进行贸易的中国商人回国后代为聘请中国良医、马医和善于骑射的人去往日本。周南就是在

此时渡海赴日的。根据《其慎集》“阳秋序”及周氏“引言”,皆谓其于享保十年即清雍正三年乙巳(1725年)六月抵日。阳秋复言其于享保十二年即雍正五年丁未仲夏回国,经历三个年头:“乙巳夏,先生航海来因吾国聘也。始抵长崎,次华馆,后出舍译胥柳氏之宅……丁未岁仲夏,先生国籍限满,将还古瀛”;“自巳年夏末至崎,始概书方,至仲秋乃用药疗病”。此与日本木宫泰彦《日中文化交流史》转引《长崎纪事》、《长崎实录大成》所记载的“周岐来,苏州医师。享保十年六月来日,奉命寓柳屋治左卫门家中,享保十二年五月回国”完全一致,且是周氏及门人自记,当是可信的。

三、异国师生

周南在长崎的两年中,由于其医术精湛,治愈不少疑难重症,“每投药饵有验,凡崎人疲瘵废疾无不应手而立愈”(《其慎集·城门章序》)。因而得到当地人民的信赖。当时住在日本山阴松江的城门章阳秋慕名拜请受业。周氏允其执贽门下,亲炙有年,将自己的妙术秘方倾囊相授,“或折衷于往昔,或指点于目前”;“余始莫穷其际于寥廓,已而了了有会于胸中,皆先生有以化我者也”(同上)。异国师生相处十分融洽。当周南将回国时,阳秋悲不自胜,特携酒肴饯行,并请求周南赐以斋号,俾传后世。周南为之挥毫题“景岐斋”三字,并郑重地告诉阳秋:“景者,慕也;岐者,岐伯也。将此二字为斋号,使尔子孙能慕岐伯,知究心乎《素问》而医学粹精,则杏林春永矣。”章乃谢之曰:“轩辕所敬者岐伯天师,吾所慕者,岐来夫子也。”先生大悦曰:“助我者,其阳秋乎”(同上)。复赠阳秋秘方一卷,医案一册,《东垣十书》一部。并且嘱咐阳秋说:“古今医籍之广充栋汗牛。尔以隻所授书为阶梯,则豁然入域矣。”具体指出了治学的门径。医案一册即《其慎集》。阳秋通过此书,深刻领会了老师的学术思想与用药特点。为使此书流传后世,特付平安

仰山馆于享保十六年辛亥刊刻。现有昭和五十四年(1979年)日本盛文堂据此版的复刻本。

四、诊治实录—《其慎集》

《其慎集》共五卷。书前三序分别署平君舒、源昌官、城门章；书后一跋乃郡山藩侍医橘正臈所撰。在此书的引言和凡例中，周南根据两年的实践，对他为日人看病的经验体会、诊治大法、用药特点以及医案收录的原则和目录的编排等都作了说明。首先，他认为日本和中国虽然地理环境和气候不同，方音各异，然有相通之处，如：“目不经见之貌，耳不曾闻之声，望闻似难，然神之衰旺，音之壮怯，其理一也”；“切脉之法同，此经络脏腑即同”。由于两国风俗人情以及饮食习惯、起居劳逸各有不同，这些因素既影响着人民的体质，也影响着所患疾病的性质。因而在具体治疗时，又应根据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、《方盛衰论》和明代医家李中梓的教导，因人、因地制宜。他对长崎的山川风物、人民的卫生饮食习惯、情志及用药特点等，作了如下的概括：“崎邑山川秀，幅员人总林。平生皆好洁，过半受椒馨。水土亦非薄，七情倍六淫。所需之药饵，大概用芪参”。他在诊断时，四诊中以问切为主而以望闻为辅。问诊重视病因新久及症状，言语不能悉达者，不憚再三发问，必得其情而后止。切脉则注意脉理合参，倘有脉症不合处，尤必委曲求之。在用药方面，他尊重当地习俗，注意使用习惯剂量。日本汉医处方一般用量偏小，有的总剂量只有一二钱。“予询崎阳通例，药剂不过一二钱；若有重症，一昼夜服可二三剂。予仿此意以制方。”他的处方一付药总量有时达五六钱，病重时，甚至到一两。总之

是既不违背俗情，又根据病情用药，务期恰当。再就是处方用药不好奇求异，不用冷药。认为冷药非常用之药，购求难且不易得真品。只要辨证明，用药当，平凡药能治大病。因此他往往用药无奇，而能收意外之效。医案中每有“三年之病，半日而收八分之功”，“经年难愈之病，一月霍然”的记载。

《其慎集》前四卷共收病案六十二例，其中本镇即长崎三十一例，别地(主要是长州、萨摩、肥前、肥后、种子岛等地)十例，以内科杂病为主。此外，尚有酒病四例、外科三例、女科七例、目科三例，僧人三例、唐馆一例，治疗范围和接触面是比较广的。其中患下疳疮毒者有十四五例之多。收录原则是奇病久病难治之症苦心良思而获全效者，详载方案，其余易治者不及概录。说明所收主要是疑难重症。卷五是附录，为有关医药方书答日人问，共十二条。有答药性方治，答妇人养胎法，答痘疮治疗及痂后护理法等。并对国内未传而为日人所重视的明·秦景明《幼科折衷》加以考证，阐明其与《医学折衷》之关系。可以想见，当时日本医生质疑问难者，当不在少数。可能是为了适合日人阅读，此书的文字通俗晓畅，引言还用了五言歌诀体，使之上口易记。

周南命其书为《其慎集》。谨慎是他的座右铭。他以此作为别号、斋号，以此名书，告诫弟子，也以此贯穿长崎之行的终始。像这样一本辨证精审，疗效突出，专事收集本人治疗域外疑难重症的医案实录，诚不数觐，在中日交流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。周南及其前后赴日的中国医家，对待日本同道和患者那种敬业仁爱，平等互重，和睦友善的品格，也值得我们学习。

强刺人中平狂笑

南京中医学院 王启才

笔者最近在临床工作中，以针灸治疗一例不明原因而狂笑不止的病人，获针到笑止之效，现报道如下。

孙某，男，70岁。中风后遗症患者，因左侧肢体偏瘫、语言蹇涩半月，于1990年12月初收住院。患者从12月10日起，常常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笑现象，日数次，时作时止。12月12日，竟然连续狂笑十几分钟不能终止。时值笔者当班，病员家属急呼诊治。查病人狂笑不止，舌淡、苔白，脉弦。问其发笑原因，边笑边答：“不知道”。即取人中一穴强刺激，狂笑顷刻安

停止。在留针过程中，患者受人挑逗，曾有数次小的阵阵轻笑。每遇笑发，就大幅度提插、捻转，予以强刺激，发笑即平。共留针三十分钟，间断行针四次而愈。在以后的数月之中，一直未再出现过类似发作。

按：人中为督脉要穴，被孙思邈列为十三鬼穴之首，名曰鬼宫。以镇静宁神、醒脑开窍为特长，能治多种怪病。对于本例不明原因的狂笑不止之症，强刺人中并间断施行大幅度提插、捻转，即能发挥较好的镇静宁神作用，使狂笑得以平息。